

海上花列传  
听月楼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海上花列传

(清)韩邦庆 著

# 出版说明

## 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64 回。题“云间花也怜依著”，真名韩邦庆，字子云，江苏华亭人。光绪 20 年(1894)石印巾箱本。光绪 34 年(1908)日新书局石印本，改题《海上百花趣乐演义》。上海书局石印本，改题《海上春花记》。

## 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上海通商开埠，日益繁华。参店老板洪善卿之甥赵朴斋，年方十七，至沪谋生。未谋差使，先游烟花，朴斋识妓女秀宝、王阿二。因垂涎秀宝，囊中渐空，遂钟情王阿二。一日于王处鬼混，为其旧日相好殴打致伤。善卿闻之，甚怒，与之洋钱，命其速返乡，朴斋未从，做人力车夫为生。善卿见之，恨极，修书告于朴斋之母洪氏，详述朴斋落魄情形。洪氏、妹二宝阅信大惊，与邻居张秀英姐弟结伴至沪寻朴斋。母子见面，洪氏欲归，然秀英不允，约二宝听书，巧遇秀英过房兄长瑞生。瑞生日日款待，邀二女同游，并说服洪氏，迁往瑞生空房，不言返乡一事。洪氏久居沪上，资财耗尽。二宝为谋生，挂牌为妓，正中瑞生之计。二宝结识史三公子。因其一表人才，家世渊远，心有好感。三公子屡向二宝谄媚献殷，并允诺娶其为正，二宝心花怒放，遂倾心三公子。后三公子回金陵，许二宝一月后成亲。未料乃以此为障，回扬州娶亲，戏弄二宝，只为不花分文，赚得痴人泪眼。二宝为偿债，重操旧业，又结识流氓赖三公子。赖侮辱二宝，拳脚相加。二宝思前想后，无可奈何，终日泪洗面。

#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

按：此一大说部书，系花也怜依所著，名曰《海上花列传》。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，南部烟花日新月异，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，不知凡几。虽有父兄，禁之不可；虽有师友，谏之不从。此岂其冥顽不灵哉？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！方其目挑心许，百样绸缪，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；一经描摹出来，便觉令人欲呕，其人有爽然若失、废然自返者乎？

花也怜依具菩提心，运广长舌，写照传神，属辞比事，点缀渲染，跃跃如生，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，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。苟阅者按迹寻踪，心通其意，见当前之媚于西子，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；见今日之密于糟糠，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，也算得是欲觉晨钟，发人深省者矣。此《海上花列传》之所以作也。

看官，你道这花也怜依究是何等样人？原来，古槐安国之北，有黑甜乡。其主者曰趾离氏，尝仕为天禄大夫，晋封醴泉郡公，乃流离于众香国之温柔乡，而自号花也怜依云。所以，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，日日在梦中过活，自己偏不信是梦，只当真的，作起书来。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，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。看官啊，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，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。

此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。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，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，把握不定，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。举首一望，已不在本原之地了，前后左右，寻不出一条道路，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、无边无际的花海。看官须知道，“花海”二字，不是杜撰的。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，只有无数花朵，连枝带叶，漂在海面上，又平匀，又绵软，浑如绣茵锦褥一般，竟把海水都盖住了。

花也怜依只见花，不见水，喜得手舞足蹈起来，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，深若干寻，还当在平地上似的，踟蹰留连，不忍舍去。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，却都是没有根蒂的。花底下即是海水，被海水冲激起来，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，听其所止。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，莺欺燕妒，就为那蚱蜢、蟋蟀、虾蟆、蝼蚁之属，一味的披猖折辱，狼籍蹂躏。惟夭如桃，秣如李，富贵如牡丹，犹能砥柱中流，为群芳吐气；至于菊之秀逸，梅之孤高，兰之空山自芳，莲之出水不染，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，早已沉沦淹没于其间。

花也怜依见此光景，辄有所感，又不禁怆然悲之。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，只反害了自己，更觉得心慌意乱，目眩神摇；又被罡风一吹，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，登时闯空一脚，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，竟跌在花海中了。

花也怜依大叫一声，待要挣扎，早已一落千丈，直坠至地。却正坠在一处，睁眼

看时，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。花也怜依揉揉眼睛，立定了脚跟，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。大清早起，从家里出门，走了错路，混入花海里面，翻了一个筋斗，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。回想适才多少情事，历历在目，自觉好笑道：“竟做了一场大梦。”叹息怪诧了一回。

看官，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？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？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，想要回家里去，不知从那一头走，模模糊糊趑下桥下。

刚至桥堍，突然有一个后生，穿着月白竹布箭衣，金箍宁绸马褂，从桥下直冲上来。花也怜依让避不及，对面一撞，那后生“扑嗵”地跌了一交，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。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，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，也不听见。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。后生道：“我叫赵朴斋，要到咸瓜街浪去；陆里晓得个冒失鬼，奔得来跌我一交。耐看我马褂浪烂泥，要俚赔个碗！”花也怜依正要回言，只见巡捕道：“耐自家也勿小心碗，放俚去罢。”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，无奈何放开手，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。

看的人挤满了路口，有说的，有笑的。赵朴斋抖抖衣襟，发极道：“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嘅？”巡捕也笑起来，道：“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捏。”一句提醒了赵朴斋，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，脱下马褂。等到堂馆舀面水来。朴斋绞把手巾，细细的擦那马褂，擦得没一些痕迹，方才穿上。呷一口茶，会帐起身，径至咸瓜街中市。

寻见永昌参店招牌，踱进石库门，高声问“洪善卿先生”。有小伙计答应，邀进客堂，问明姓字，忙去通报。不多时，洪善卿匆匆出来。赵朴斋虽也久别，见他削骨脸，爆眼睛，却还认得，趋步上前，口称“娘舅”，行下礼去。洪善卿还礼不迭，请起上坐，随问：“令堂阿好？阿曾一淘来？寓来噪陆里？”朴斋道：“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。无姆勿曾来，说搭娘舅请安。”说着，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。

洪善卿问及来意，朴斋道：“也无啥事干，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。”善卿道：“近来上海滩浪，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。”朴斋道：“为仔无姆说，人末一年大一年哉，来噪屋里做啥哩？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。”善卿道：“说也勿差。耐今年十几岁？”朴斋说：“十七。”善卿道：“耐还有个令妹，也好几年勿见哉，比耐小几岁？阿曾受茶？”朴斋道：“勿曾。今年也十五岁哉。”善卿道：“屋里还有啥人？”朴斋道：“不过三个人，用个娘姨。”善卿道：“人淘少，开消总也有限。”朴斋道：“比仔从前省得多哉。”

说话时，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，善卿即留朴斋便饭，叫小伙计来说了。须臾，搬上四盘两碗，还有一壶酒，甥舅两人对坐同饮，絮语些近年景况，闲谈些乡下情形。善卿又道：“耐一干仔住来噪客栈里，无拨照应碗。”朴斋道：“有个米行里朋友，叫张小村，也到上海来寻生意，一淘住来噪。”善卿道：“故也罢哉。”吃过了饭，揩面漱口。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，道：“耐坐一歇，等我干出点小事体，搭耐一淘北头去。”朴斋唯唯听命。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。

朴斋独自坐着，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。直敲过两点钟，方见善卿出来，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，然后让朴斋前行，同至街上，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，坐上两把东洋车，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，善卿约数都给了钱。朴斋即请善卿进栈，到房间里。

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，床上铺着大红绒毯，摆着亮汪汪的烟盘，正吸得

烟腾腾的。见赵朴斋同人进房，便料定是他娘舅，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。洪善卿道：“尊姓是张？”张小村道：“正是。老伯阿是善卿先生？”善卿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小村道：“勿曾过来奉候，抱歉之至。”谦逊一回，对面坐定。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。善卿道：“舍甥初次到上海，全仗大力照应照应。”小村道：“小侄也勿懂啥事体，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。”又谈了些客套，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，小村一手接着，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。善卿说：“勿会吃。”仍各坐下。

朴斋坐在一边，听他们说话，慢慢的说到堂子信人。朴斋正要开口问问，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。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。小村先哈哈一笑，然后向善卿道：“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见识识，阿好？”善卿道：“陆里去哩？”小村道：“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。”善卿道：“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信人，叫陆秀宝，倒无啥。”朴斋插嘴道：“就去哉呢。”小村只是笑，善卿也不觉笑了。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，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，头戴瓜棱小帽，脚登京式鞋袜，身穿银灰杭线棉袍，外罩宝蓝宁绸马褂，再把脱下的衣裳，一件件都折叠起来，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。

朴斋正自性急，拽上房门，随手锁了，跟着善卿、小村出了客栈。转两个弯，已到西棋盘街，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，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，上写“聚秀堂”三个朱字。善卿引小村、朴斋进去，外场认得善卿，忙喊：“杨家姆，庄大少爷朋友来。”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，便“登登登”一路脚步声到楼门口迎接。

三人上楼，那娘姨杨家姆见了，道：“噢，洪大少爷，房里请坐。”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，早打起帘子等候。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，搂着个信人，正戏笑哩；见洪善卿进房，方丢下信人，起身招呼，向张小村、赵朴斋也拱一拱手，随问尊姓。洪善卿代答了，又转身向张小村道：“第位是庄荔甫先生”，小村说声“久仰”。

那信人掩在庄荔甫背后，等坐定了，才上前来敬瓜子。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。庄荔甫向善卿道：“正要来寻耐，有多花物事，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？”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，授与善卿。善卿打开看时，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，或是古董，或是书画，或是衣服，底下角明标价价值号码。善卿皱眉道：“第号物事，消场倒难哩。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，阿要去问声俚看？”庄荔甫道：“黎篆鸿搭，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，勿曾有回信。”善卿道：“物事来咪陆里？”荔甫道：“就来咪宏寿书坊里楼浪，阿要去看看？”善卿道：“我是外行，看啥哩。”

赵朴斋听这等说话，好不耐烦，自别转头，细细的打量那信人：一张雪白的圆面孔，五官端正，七窍玲珑，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，一双俏眼处处生情；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，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，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，下束菁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。朴斋看的出神，早被那信人觉着，笑了一笑，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，左右端详，掠掠鬓脚。朴斋忘其所以，眼光也跟了过去。忽听洪善卿叫道：“秀林小姐，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？”朴斋方知那信人是陆秀林，不是陆秀宝。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：“照应倪妹子，阿有啥勿好？”即高声叫杨家姆。

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、冲茶碗，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。杨家姆问：“陆里一位嘎？”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，说是“赵大少爷”。杨家姆眯了两眼，道：“阿是第位赵大少爷？我去喊秀宝来。”接了手巾，忙“登登登”跑了去。

不多时，一路“咕咕咯咯”小脚声音，知道是陆秀宝来了。赵朴斋眼望着帘子，

见陆秀宝一进房间，先取瓜子碟子，从庄大少爷、洪大少爷挨顺敬去；敬到张小村、赵朴斋两位，问了尊姓，却向朴斋微微一笑。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，同陆秀林一模一样，但比秀林年纪轻些，身材短些；若不是同在一处，竟认不清楚。

陆秀宝放下碟子，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。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坐又坐不定，走又走不开。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：“赵大少爷，房间里去。”陆秀宝道：“一淘请过去哉哝。”大家听说，都立起来相让。庄荔甫道：“我来引导。”正要先走，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，说道：“耐勤去哩，让俚呆去末哉。”

洪善卿回头一笑，随同张小村、赵朴斋跟着杨家姆，走过陆秀宝房间里。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，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，也有着衣镜，也有自鸣钟，也有泥金笺对，也有彩画绢灯。大家随意散坐，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，又叫大姐装水烟。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，陆秀宝一手托了，又敬一遍，仍去和赵朴斋并坐。

杨家姆站在一旁，问洪善卿道：“赵大少爷公馆来咪陆里嘎？”善卿道：“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咪悦来栈。”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：“张大少爷阿有相阿嘎？”小村微笑摇头。杨家姆道：“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，也攀一个哉哝。”小村道：“阿是耐教我攀相好？我就攀仔耐末哉哝，阿好？”说得大家哄然一笑。杨家姆笑了，又道：“攀仔相好末，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，阿是闹热点？”小村冷笑不答，自去榻床躺下吸烟。

杨家姆向赵朴斋道：“赵大少爷，耐来做个媒人罢。”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，装做不听见。秀宝夺过手说道：“教耐做媒人，啥勿响嘎？”朴斋仍不语。秀宝催道：“耐说说哩。”朴斋没法，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，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。正在为难，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。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。杨家姆见没意思，方同大姐出去了。

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，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，张小村仍躺下吸烟。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，不许动，只和朴斋说闲话。一回说要看戏，一回说要吃酒，朴斋嘻嘻着嘴笑。秀宝索性搁起脚来，滚在怀里。朴斋腾出一手，伸进秀宝袖子里去。秀宝掩紧胸脯，发急道：“勤哩！”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，笑道：“耐放来咪‘水饺子’勿吃，倒要吃‘馒头’。”朴斋不懂，问小村道：“耐说啥？”秀宝忙放下脚，拉朴斋道：“耐勤去听俚，俚来咪寻耐开心哉哩！”复瞷着张小村，把嘴披下来道：“耐相好末勿攀，说倒会说野咪！”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，讪讪的起身去看钟。

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，也立起来道：“倪一淘吃夜饭去。”赵朴斋听说，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。陆秀宝见了道：“再坐歇哩。”一面喊秀林：“阿姐，要去哉。”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，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，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，都说：“晚歇一淘来。”四人答应下楼。

第一回终。

##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信人吃酒枉相识

按：四人离了聚秀堂，出西棋盘街北口，至斜角对过保合楼，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。堂信送过烟茶，便请点菜。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，另外加一汤一碗。堂信铺上台单，摆上围签，集亮了自来火。看钟时已过六点，洪善卿叫烫酒来，让张小村首座，小村执意不肯，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。张小村次坐，赵朴斋第三，洪善卿主位。堂信上了两道小碗，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，张小村还做说两句。

赵朴斋本自不懂，也无心相去听他，只听得厅侧书房内，弹唱之声十分热闹，便坐不住，推做解手溜出来，向玻璃窗下去张看。只见一桌圆台，共是六客，许多信人团团围绕，夹着些娘姨、大姐，挤满了一屋子。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、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，叫了两个局。右首信人正唱那二黄《采桑》一套，被琵琶遮着脸，不知生的怎样。那左首的年纪大些，却是风流倜傥，见胖子豁拳输了，便要代酒。胖子不许代，一面拦住他手，一面伸下嘴去要呷。不料被右首信人停了琵琶，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，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。胖子没看见，呷了个空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
赵朴斋看了，满心羡慕，只可恨不知趣的堂信请去用菜，朴斋只得归席。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，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。堂信见不大吃酒，随去预备饭菜。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，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，揩面散坐。堂信呈上菜帐，洪善卿略看一看，叫写永昌参店，堂信连声答应。

四人相让而行，刚至正厅上，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，已吃得满面通红。一见洪善卿，嚷道：“善翁也来里，巧极哉，里向坐。”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；又拦着三人道：“一淘叙叙哉碗。”庄荔甫辞了先走。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，两人遂也辞了，与洪善卿作别，走出保合楼。

赵朴斋在路上咕嘈道：“耐为啥要走哩？镶边酒未落得扰扰俚唔哉碗。”被张小村啣了一口，道：“俚噪叫来噪长三书寓，耐去叫么二，阿要坍台！”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，便想了想道：“庄荔甫只怕来噪陆秀林搭，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，阿好？”小村又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俚勿搭耐一淘去，耐去寻俚做啥？阿要去讨惹厌！”朴斋道：“价末到陆里去哩？”小村只是冷笑，慢慢说道：“也怪勿得耐，头一埭到上海，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络？我看起来，勳说啥长三书寓，就是么二浪，耐也勳去个好。俚噪才看惯仔大场面哉，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，也勿来俚眼睛里。况且陆秀宝是清信人，耐阿有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？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噪，耐也犯勿着碗。耐要白相末，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，倒夫啥。”朴斋道：“陆里搭嘎？”小村道：“耐要



去，我同耐去末哉。比仔长三书寓，不过场花小点，人是也差勿多。”朴斋道：“价末去哩。”小村立住脚一看，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，便说：“耐要去末打几首走。”当下领朴斋转身，重又向南。

过打狗桥，至法租界新街，尽头一家，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，跨进门口，便是楼梯。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，只有半间楼房，狭窄得很，左首横安着一张广漆大床，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，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，靠窗杉木妆台，两边“川”字高椅，便是这些东西，倒铺得花团锦簇。朴斋见房里没人，便低声问小村道：“第搭阿是么二嘎？”小村笑道：“勿是么二，叫阿二。”朴斋道：“呵二末比仔么二阿省点？”小村笑而不答。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：“二小姐，来哩。”喊了两遍，方有人远远答应，一路戏笑而来。朴斋还只管问，小村忙告诉他说：“是花烟间。”朴斋道：“价末为啥说是阿二呢？”小村道：“俚名字叫王阿二。耐坐来里，勳多说多话。”

话声未绝，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，朴斋遂不言语。王阿二一见小村，便撵上去嚷道：“耐好啊，骗我阿是？耐说转去两三个月晚，直到仔故歇坎坎来！阿是两三个月嘎，只怕有两三年哉。我教娘姨到棧房里看仔耐几隸，说是勿曾来，我还信勿过。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，倒说道勿来个哉。耐只嘴阿是放屁，说来咪闲话阿有一句做到？把我倒记好来里，耐再勿来末，索性搭耐上一上，试试看末哉！”小村忙陪笑央告道：“耐勳动气，我搭耐说。”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话。说不到三四句，王阿二忽跳起来，沉下脸道：“耐倒乖杀咪！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，耐末脱体哉，阿是？”小村发急道：“勿是呀，耐也等我说完仔了哩。”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，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。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，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膘了一眼，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。王阿二道：“耐末那价呢？”小村道：“我是原照旧哩。”

王阿二方才罢了，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，问朴斋尊姓，又自头至足，细细打量。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。只见一个半老娘姨，一手提水铫子，一手托两盒烟膏，蹭上楼来，见了小村，也说道：“阿唷，张先生晚！倪只道仔耐勿来个哉，还算耐有良心噪。”王阿二道：“呸，人要有仔良心，是狗也勿吃仔屎哉！”小村笑道：“我来仔倒说我无良心，从明朝起勿来哉。”王阿二也笑道：“耐阿敢嘎！”说时，那半老娘姨已把烟盒放在烟盘里，点了烟灯，冲了茶碗，仍提铫子下楼自去。

王阿二靠在小村身傍，烧起烟来；见朴斋独自坐着，便说：“榻床浪来躄躄哩。”朴斋巴不得一声，随向烟榻下手躺下，看着王阿二烧好一口烟，装在枪上授与小村，“飕飕”的直吸到底。又烧了一口，小村也吸了。至第三口，小村说：“勳吃哉。”王阿二调过枪来授与朴斋。朴斋吸不惯，不到半口，斗门噎住。王阿二接过枪去打了一签，再吸再噎。王阿二“嗤”的一笑。朴斋正自动火，被他一笑，心里越发痒痒的。王阿二将签子打通烟眼，替他把火，朴斋趁势捏他手腕。王阿二夺过手，把朴斋腿膀尽力摔了一把，摔得朴斋又酸，又痛，又爽快。朴斋吸完烟，却偷眼去看小村，见小村闭着眼，朦朦胧胧，似睡非睡光景。朴斋低声叫：“小村哥。”连叫两声，小村只摇头不答应。王阿二道：“烟迷呀，随俚去罢。”朴斋便不叫了。

王阿二索性挨过朴斋这边，拿签子来烧烟。朴斋心里热的像炽炭一般，却关碍着小村，不敢动手，只目不转睛的呆看。见他雪白的面孔，漆黑的眉毛，亮晶晶的眼睛，血滴滴的嘴唇，越看越爱，越爱越看。王阿二见他如此，笑问：“看啥？”朴斋要说

又说不出，也嘻嘻嘴笑了。王阿二知道是个没有开荤的小伙子，但看那一种腴腆神情，到也惹气，装上烟，把枪头塞到朴斋嘴边，说道：“哪，请耐吃仔罢。”自己起身，向桌上取碗茶呷了一口，回身见朴斋不吃烟，便问：“阿要用口茶？”把半碗茶授与朴斋。慌的朴斋一骨碌爬起来，双手来接，与王阿二对面一碰，淋淋漓漓泼了一身的茶，几乎砸破茶碗，引得王阿二放声大笑起来。这一笑连小村都笑醒了，揉揉眼，问：“耐啾笑啥？”王阿二见小村呆呆的出神，更加弯腰拍手，笑个不了。朴斋也跟着笑了一阵。

小村抬身起坐，又打个呵欠，向朴斋说：“倪去罢。”朴斋知道他为这烟不过瘾，要紧回去，只得说“好”。王阿二和小村两个又轻轻说了好些话。小村说毕，一径下楼。朴斋随后要走，王阿二一把拉住朴斋袖子，悄说：“明朝耐一干仔来。”

朴斋点点头，忙跟上小村，一同回至悦来栈，开门点灯。小村还要吃烟过瘾，朴斋先自睡下，在被窝里打算。想小村闲话倒也不错，况且王阿二有情于我，想也是缘分了。只是丢不下陆秀宝，相秀宝毕竟比王阿二标致些，若要兼顾，又恐费用不敷。这个想想，那个想想，想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一时，小村吸足了烟，出灰洗手，收拾要睡。朴斋重又披衣坐起，取水烟筒吸了几口水烟，再睡下去，却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睡到早晨六点钟，朴斋已自起身，叫栈使舀水洗脸，想到街上去吃点心，也好趁此白相相。看小村时，正鼾鼾的好困辰光。因把房门掩上，独自走出宝善街，在石路口长源馆里吃了一碗廿八个钱的闷肉大面。由石路转到四马路，东张西望，大踱而行。正碰着拉垃圾的车子下来，几个工人把长柄铁铲铲了垃圾抛上车去，落下来四面飞洒，溅得远远的。朴斋怕沾染衣裳，待欲回栈，却见前面即是尚仁里，闻得这尚仁里都是长三书寓，便进弄去逛逛。只见弄内家家门首贴着红笺条子，上写馆人姓名。中有一家，石刻门坊，挂的牌子是黑漆金书，写着“卫霞仙书寓”五字。

朴斋站在门前，向内观望，只见娘姨蓬着头，正在天井里浆洗衣裳，外场跷着腿，正在客堂里揩拭玻璃各式洋灯。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姐，嘴里不知咕噜些甚么，从里面直跑出大门来，一头撞到朴斋怀里。朴斋正待发作，只听那大姐张口骂道：“撞杀耐啾娘起来，眼睛阿生来啾！”朴斋一听这娇滴滴声音，早把一腔怒气消消化净尽，再看他模样俊秀，身材伶俐，倒嘻嘻的笑了。那大姐撇了朴斋，一转身又跑了去。

忽又见一个老婆子，也从里面跑到门前，高声叫“阿巧”，又招手儿说：“勤去哉。”那大姐听了，便撅着嘴，一路咕噜着，慢慢的回来。那老婆子正要进去，见朴斋有些诧异，即立住脚，估量是什么人。朴斋不好意思，方讪讪的走开，仍向北出弄。先前垃圾车子早已过去，遂去华众会楼上泡了一碗茶，一直吃到七八开，将近十二点钟时分，始回栈房。

那时小村也起身了。栈使搬上中饭，大家吃过洗脸，朴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会。小村笑道：“第歇辰光，馆人才困来啾床浪，去做啥？”朴斋无可如何。小村打开烟盘，躺下吸烟。朴斋也躺在自己床上，眼看着帐顶，心里辘辘的转念头，把右手抵住门牙去咬那指甲；一会儿又起来向房里转圈儿，踱来踱去，不知踱了几百圈。见小村刚吸得一口烟，不好便催，哎的一声叹口气，重复躺下。小村暗暗好笑，也不理他。等得小村过了瘾，朴斋已连催四五遍。

小村勉强和朴斋同去，一径至聚秀堂。只见两个外场同娘姨在客堂里一桌和，一个忙丢下牌去楼梯边喊一声“客人上来”。朴斋左脚两步，早自上楼，小村跟着到了房里。只见陆秀宝坐在靠窗桌子前，摆着紫檀洋镜台，正梳头哩。杨家姆在背后用篦篦着，一边大姐理那脱下的头发。小村、朴斋就桌子两傍高椅上坐下，秀宝笑问：“阿曾用饭嘎？”小村道：“吃过仔歇哉。”秀宝道：“啥能早嘎？”杨家姆接口道：“俚咪栈房里才实概个。到仔十二点钟末，就要开饭哉；勿像倪堂子里，无拨啥数目，晚得来！”

说时，大姐已点了烟灯，又把水烟筒给朴斋装水烟。秀宝即请小村榻上用烟，小村便去躺下吸起来。外场提水铤子来冲茶，杨家姆绞了手巾。朴斋看秀宝梳好头，脱下蓝洋布衫，穿上件元绉马甲，走过壁间大洋镜前，自己端详一回。忽听得间壁喊“杨家姆，是陆秀林声音。杨家姆答应着，忙收拾起镜台，过那边秀林房里去了。

小村问秀宝道：“庄大少爷阿来里？”秀宝点点头。朴斋听说，便要过去招呼，小村连声喊住。秀宝也拉着朴斋袖子，说：“坐来浪。”朴斋被他一拉，趁势在大床前藤椅上坐了，秀宝就坐在他膝盖上，与他唧唧说话，朴斋茫然不懂。秀宝重说一遍，朴斋终听不清说的是甚么。秀宝没法，咬牙恨道：“耐个人啊！”说着，想了一想，又拉起朴斋来，说：“耐过来，我搭耐说哩。”两个去横躺在大床上，背着小村，方渐渐说明白了。一会儿，秀宝忽格格笑说：“阿唷，劲哩！”一会儿又极声喊道：“哎哟，杨家姆快点来哩！”接着“哎哟哟”喊个不住。杨家姆从间壁房里跑过来，着实说道：“赵大少爷勤吵哩！”朴斋只得放手。秀宝起身，掠掠鬓脚，杨家姆向枕边拾起一支银丝蝴蝶替他戴上，又道：“赵大少爷阿要会吵，倪秀宝小姐是清信人哩。”

朴斋只是笑，却向烟榻下手与小村对面歪着，轻轻说道：“秀宝搭我说，要吃台酒。”小村道：“耐阿吃嘎？”朴斋道：“我答应俚哉。”小村冷笑两声，停了半晌，始说道：“秀宝是清信人哩，耐阿晓得？”秀宝插嘴道：“清信人末，阿是无拨客人来吃酒个哉？”小村冷笑道：“清信人只许吃酒勿许吵，倒凶得野咪！”秀宝道：“张大少爷，倪娘姨咪说差句把闲话，阿有啥要紧嘎？耐是赵大少爷朋友末，倪也望耐照应照应，阿有啥撞撞赵大少爷来扳倪个差头？耐做大少爷也犯勿着晚。”杨家姆也说道：“我说赵大少爷勤吵，也勿曾说差啥闲话晚。倪要是说差仔，得罪仔赵大少爷，赵大少爷自家也蛮会说噪，阿要啥撞撞嘎？”秀宝道：“幸亏倪赵大少爷是明白人，要听仔朋友咪闲话，也好煞哉。”

一语未了忽听得楼下喊道：“杨家姆，洪大少爷上来。”秀宝方住了嘴。杨家姆忙迎出去，朴斋也起身等候。不料随后一路脚声，却至间壁候庄荔甫去了。

第二回终。

###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

按：不多时，洪善卿与庄荔甫都过这边陆秀宝房里来，张小村，赵朴斋忙招呼让坐。朴斋暗暗教小村替他说请吃酒。小村微微冷笑，尚未说出。陆透宝看出朴斋意思，佻说道：“吃酒末阿有啥勿好意思说嘎？赵大少爷请耐啲两位用酒，说一声末是哉。”朴斋只得跟着也说了。庄荔甫笑说：“应得奉陪。”洪善卿沉吟道：“阿就是四家头？”朴斋道：“四家头忒少。”随问张小村道：“耐晓得吴松桥来啲陆里？”小村道：“俚来啲义大洋行里，耐陆里请得着嘎？要我搭耐自家去寻啲。”朴斋道：“价末费神耐替我跑一埭，阿好？”

小村答应了。朴斋又央洪善卿代请两位。庄荔甫道：“去请仔陈小云罢。”洪善卿道：“晚歇我随便碰着啥人，就搭俚一淘来末哉。”说了，便站起来道：“价末晚歇六点钟再来，我要去干出点小事体。”朴斋重又恳托。陆秀宝送洪善卿走出房间。庄荔甫随后追上，叫住善卿道：“耐碰着仔陈小云，搭我问声看，黎黎鸿搭物事阿曾拿去。”

洪善卿答应下楼，一直出了西棋盘街，恰有一把东洋车拉过。善卿坐上，拉至四马路西荟芳里停下，随意给了些钱，便向弄口沈小红书寓进去，在天井里喊“阿珠”。一个娘姨从楼窗口探出头来，见了道：“洪老爷，上来哩。”善卿问：“王老爷阿来里？”阿珠道：“勿曾来。有三四日勿来哉。阿晓得来啲陆里？”善卿道：“我也好几日勿曾碰着。先生呢？”阿珠道：“先生坐马车去哉。楼浪来坐歇哩。”善卿已自转身出门，随口答道：“勤哉。”阿珠又叫道：“碰着王老爷末，同俚一淘来。”

善卿一面应，一面走，由同安里穿出三马路，至公阳里周双珠家。直走过客堂，只有一个相帮的喊声“洪老爷来”，楼上也不见答应。善卿上去，静悄悄的，自己掀帘进房看时，竟没有一个人。善卿向榻床坐下，随后周双珠从对过房里款步而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水烟筒，见了善卿，微笑问道：“耐昨日夜头保合楼出来，到仔陆里去？”善卿道：“我就转去哉咯。”双珠道：“我只道耐同朋友打茶会去，教娘姨啲等仔一歇啲，耐末倒转去哉。”善卿笑说：“对勿住。”双珠也笑着，坐要榻床前机子上，装好一口水烟筒，给善卿吸。善卿伸手要接，双珠道：“勤哩，我装耐吃。”把水烟筒嘴凑到嘴边，善卿一口气吸了。

忽然大门口一阵嚷骂之声，蜂拥至客堂里，劈劈拍拍打架起来。善卿失惊道：“做啥？”双珠道：“啲是阿金啲哉哩，成日成夜吵勿清爽。阿德保也勿好。”善卿便去楼窗口望下张看。只见娘姨阿金揪着他家主公阿德保辫子要拉，却拉不动，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髻髻，只一掀，直掀下去。阿金伏倒在地，挣不起来，还气呼呼的嚷道：“耐打我啊！”阿德保也不则声，屈一只腿压在他背上，提起拳来，擂鼓似的从肩膀直

敲到屁股，敲得阿金杀猪也似叫起来。双珠听不过，向窗口喊道：“耐噪算啥夏，阿要面孔！”楼下众人也齐声喊住，阿德保方才放手。双珠挽着善卿臂膊板转身来，笑道：“耐去看俚噪哩。”将水烟筒授与善卿自吸。

须臾，阿金上楼，撇着嘴，哭得满面泪痕。双珠道：“成日成夜勿吵清爽，也勿管啥客人来噪勿来噪。”阿金道：“俚拿我皮袄去当脱仔了，还要打我。”说着又哭了。双珠道：“阿有啥说嘎，耐自家见乖点，也吃勿着眼前亏哉。”阿金没得说，取茶碗，撮茶叶；自去客堂里坐着哭。

接着阿德保提水铔子进房，双珠道：“耐为啥打俚嘎？”阿德保笑道：“三先生阿有啥勿晓得？”双珠道：“俚说耐当脱仔俚皮袄，阿有价事嘎？”阿德保冷笑两声，道：“三先生耐问声俚看，前日仔收得来会钱，到仔陆里去哉哩？我说送阿大去学生意，也要五六块洋钱噪，教俚拿会钱来，俚拿勿出哉呀；难末拿仔件皮袄去当四块半洋钱。想想阿要气煞人！”双珠道：“会钱末也是俚赚得来洋钱去合个会，耐倒勿许俚用。”阿德保笑道：“三先生也蛮明白噪。俚真真用脱仔倒罢哉，耐看俚阿有啥用场嘎？查来噪黄浦里末也听见仔点响声，俚是一点点响声也无拨呢。”双珠微笑不语。阿德保冲了茶，又随手绞了把手巾，然后下去。

善卿挨近双珠，悄问道：“阿金有几花姘头嘎？”双珠忙摇手道：“耐勳去多说多话。耐末算说白相，拨来阿德保听见仔要吵煞哉！”善卿道：“耐还搭俚嘛啥？我也晓得点来里。”双珠大声道：“瞎说哉哩！坐下来，我搭耐说句闲话。”善卿仍退下归来。双珠道：“倪无姆阿曾搭耐说起歌啥？”善卿低头一想，道：“阿是要买个讨人？”双珠点头道：“说好哉呀，五百块洋钱噪。”善卿道：“人阿禀致嘎？”双珠道：“就要来快哉。我是勿曾看见，想来比双宝禀致点噪。”善卿道：“房间铺来噪陆里呢？”双珠道：“就是对过房间。双宝末搬仔下头去。”善卿叹道：“双宝心里是也巴勿得要，就吃亏仔老实点，做勿来生意。”双珠道：“倪无姆为仔双宝，也豁脱仔几花洋钱哉。”善卿道：“耐原照应点俚，劝劝耐无姆看过点，寒过做好事。”正说时，只听得一路大脚声音，直跑到客堂里，连说：“来哉，来哉！”善卿忙又向楼窗口去看，乃是大姐巧因跑得喘吁吁的。

善卿知道那新买的讨人来了，和双珠爬在窗槛上等候。只见双珠的亲娘周兰亲自搀着一个清倌人进门，巧因前走，径上楼来。周兰直拉到善卿面前，问道：“洪老爷，耐看看倪小先生阿好？”善卿故意上前去打个照面。巧因教他叫洪老爷，他便含含糊糊叫了一声，却羞得别转脸去，彻耳通红。善卿见那一种风韵可怜可爱，正色说道：“出色哉！恭喜，恭喜！发财，发财！”周兰笑道：“谢谢耐金口。只要俚巴结点，也像仔俚噪姊妹三家头末，好哉。”口里说，手指着双珠。善卿回头向双珠一笑。双珠道：“阿姐是才嫁仔人了，好哉。单剩我一千仔，无啥人来讨得去，要耐养到老死噪，啥好嘎！”周兰呵呵笑道：“耐有洪老爷来里呢。耐嫁仔洪老爷，比双福要加倍好噪。洪老爷阿是？”

善卿只是笑。周兰又道：“洪老爷先搭倪起个名字，等俚会做仔生意末，双珠就拨仔耐罢。”善卿道：“名字叫周双玉，阿好？”双珠道：“阿有啥好听点个嘎？原是‘双’啥‘双’啥，阿要讨人厌！”周兰道：“周双玉无啥；把势里要名气响末好。叫仔周双玉，上海滩浪随便啥人，看见牌子就晓得是周双珠噪个妹子哉呢，终比仔新鲜名字好点噪。”巧因在傍笑道：“倒有点像大先生个名字。周双福，周双玉，阿是听仔差

勿多？”双珠笑道：“耐末晓得啥差勿多。阳台浪晾来晾一块手帕子搭我拿得来。”

巧因去后，周兰挈过双玉，和他到对过房里去。善卿见天色晚将下去，也要走了。双珠道：“耐啥要紧哩？”善卿道：“我要寻个朋友去。”双珠起身，待送不送的，只嘱咐道：“耐晚歇要转去末，先来一隸，勦忘记。”

善卿答应出房。那时娘姨阿金已不在客堂里，想是别处去了。善卿至楼门口，隐隐听见亭子间有饮泣之声。从帘子缝里一张，也不是阿金，竟是周兰的讨人周双宝，淌眼抹泪，面壁而坐。善卿要安慰他，跨进亭子，搭讪问道：“一干子来里做啥？”那周双宝见是善卿，忙起身陪笑，叫一声“洪老爷”，低头不语。善卿又问道：“阿是耐要搬到下头去哉？”双宝只点点头。善卿道：“下头房间倒比仔楼浪要便当多花噪。”双宝手弄衣襟，仍是不语。善卿不好深谈，但道：“耐闲仔点，原到楼浪来阿姐搭多坐歇，说说闲话也无啥。”双宝方微微答应。善卿乃退出下楼，双宝倒送至楼梯边而回。

善卿出了公阳里，往东转至南昼锦里中祥发吕宋票店，只见管帐胡竹山正站在门首观望。善卿上前厮见。胡竹山忙请进里面。善卿也不归坐，问：“小云阿来里？”胡竹山道：“勿多歇朱葛人来，同仔俚一淘出去哉，看光景是吃局。”善卿即改邀胡竹山，道：“价末倪也吃局去。”胡竹山连连推辞。善卿不由分说，死拖活拽同往西棋盘街来。

到了聚秀堂陆秀宝房里，见赵朴斋、张小村都在。还有一客，约摸是吴松桥，询问不错。胡竹山都不认识，各通姓名，然后就坐，大家随意闲谈。

等至上灯以后，独有庄荔甫未到。问陆秀林，说是往抛球场买物事去的。外场罩圆台，排高椅，把挂的湘竹绢片方灯都点上了。赵朴斋已等得不耐烦，便满房间大踱起来，被大姐一把仍拉他坐了。张小村与吴松桥两个向榻床左右对面躺著，也不吸烟，却悄悄的说些秘密事务。陆秀林、陆秀宝姊妹并坐在大床上，指点众人背地说笑。胡竹山没甚说的，仰著脸看壁间单条对联。

洪善卿叫杨家姆拿笔砚来开局票，先写了陆秀林、周双珠二人。胡竹山叫清和坊的袁三宝。也写了。再问吴松桥、张小村叫啥人。松桥说叫孙素兰，住兆贵里。小村说叫马桂生，住庆云里。赵朴斋在旁看著写毕，忽想起，向张小村道：“倪再去叫个王阿二来，倒有白相个碗。”被小村著实瞪了一眼，朴斋后悔不迭。吴松桥只道朴斋要叫局，也拦道：“耐自家吃酒，也勦叫啥局哉。”朴斋要说不是叫局，却顿住嘴说不下去。恰好楼下外场喊声：“庄大少爷上来。”陆秀林听了急奔出去，朴斋也借势走开去迎庄荔甫。

荔甫进房，见过众人，就和陆秀林过间壁房间里去。洪善卿叫“起手巾”，杨家姆应著，随把局票带下去。及至外场绞上手巾，庄荔甫也已过来，大家都揩了面。于是赵朴斋高举酒壶，恭恭敬敬迎胡竹山首座。竹山吃一大惊，极力推却。洪善卿说著，也不依。赵朴斋没法，便将就请吴松桥坐了，竹山次位，其余略让一让，即已坐定。

陆秀宝上前筛了一巡酒，朴斋举杯让客，大家道谢而饮。第一道菜照例上的是鱼翅，赵朴斋待要奉敬，大家拦说：“勦客气，随意好。”朴斋从直遵命，只说得一声“请”。鱼翅以后，方是小碗。陆秀林已换了出局衣裳过来，杨家姆报说：“上先生哉。”秀林、秀宝也并没有唱大曲，只有两个乌师坐在帘子外吹弹了一套。

及至乌师下去,叫的局也陆续到了。张小村叫的马桂生,也是个不会唱的。孙素兰一到,即问袁三宝:“阿曾唱?”袁三宝的娘姨会意,回说:“耐哢先唱末哉。”孙素兰和准琵琶,唱一支开片,一段京调。庄荔甫先鼓起兴致,叫拿大杯来摆庄。杨家姆去隔壁房里取过三只鸡缸杯,列在荔甫面前。荔甫说:“我先摆十杯。”吴松桥听说,揎袖攘臂,和荔甫豁起拳来。孙素兰唱毕,即替吴松桥代酒,代了两杯,又要存两杯,说:“倪要转局去,对勿住。”

孙素兰去后,周双珠方姗姗其来。洪善卿见阿金两只眼睛肿得像胡桃一般,便接过水烟筒来自吸,不要他装。阿金背转身去立在一边。周双珠揭开豆蔻盒子盖,取出一张请客票头授与洪善卿。善卿接来看时,是朱蕩人的,请至尚仁里林素芬家酒叙。后面另是一行小字,写道:“再有要事面商,见字速驾为幸。”这行却加上密密的圈子。善卿猜不出是什么事,问周双珠道:“送票头来是啥辰光?”双珠道:“来仔一歇哉,阿去嘎?”善卿道:“勿晓得啥事体,实概要紧。”双珠道:“阿要教相帮咪去问声看?”善卿点点头。双珠叫过阿金道:“耐去喊俚咪到尚仁里林素芬搭台面浪看看,阿曾散。问朱老爷阿有啥事体,无要紧末,说洪老爷谢谢勿来哉。”

阿金下楼与轿班说去。庄荔甫伸手要票头来看了,道:“阿是蕩人写个嘎?”善卿道:“为此勿懂哢。票头末是罗子富个笔迹,到底是啥人有事体哩。”荔甫道:“罗子富做啥生意嘎?”善卿道:“俚是山东人,江苏候补知县,有差使来里上海。昨日夜头保合楼厅浪阿看见个胖子?就是俚。”赵朴斋方知那个胖子叫罗子富,记在肚里。只见庄荔甫又向善卿道:“耐要先去末,先打两杯庄。”善卿伸拳豁了五杯,正值那轿班回来,说道:“台面是要散快哉,说请洪老爷带局过去,等来咪。”善卿乃告罪先行。赵朴斋不敢强留,送至房门口。外场赶忙绞上手巾,善卿略揩一把,然后出门,款步转至宝善街,径往尚仁里来。

比及到了林素芬家门首,见周双珠的轿子倒已先在等候,便与周双珠一同上楼进房。只见觥筹交错,履舄纵横,已是酒阑灯熄时候。台面上只有四位,除罗子富、陈小云外,还有个汤嘴庵,是朱蕩人得力朋友。这三位都与洪善卿时常聚首的。只一位不认识,是个清瘦面庞、长跳身材的后生。及至叙谈起来,才知道姓葛,号仲英,乃苏州有名贵公子。洪善卿重复拱手致敬道:“一向渴慕,幸会,幸会!”罗子富听说,即移过一鸡缸杯酒来授与善卿,道:“请耐喝一杯湿湿喉咙,勒害仔耐渴慕得要死。”善卿只是讪笑,接来放在桌上,随意向空著的高椅坐了。周双珠坐在背后,林素芬的娘姨另取一副杯箸奉上。林素芬亲自筛了一杯酒,罗子富偏要善卿吃那一鸡缸杯。善卿笑道:“耐咪吃也吃完哉,还请我来吃啥酒!耐要请我吃酒末,也摆一台起来。”罗子富一听,直跳起来道:“价末勒耐吃哉,倪去罢。”

第三回终。

##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

按：汤啸庵拉罗子富坐下，说道：“耐啥要紧哩？我说末，耐先教月琴先生打发个嬢姨转去，摆起台面来。善卿坎坎来，也让俚摆个庄，等蕩人转来仔一淘过去，俚睬也舒齐哉，阿是嘎？耐第歇去也不过等来睬，做啥呢？”罗子富连说“勿差”。子富叫的两个信人，一个是老相好蒋月琴，便令嬢姨转去：“看俚睬台面摆好仔末再来。”

洪善卿四面一看，果然不见朱蕩人，只有林素芬和汤啸庵应酬台面。还有素芬的妹子林翠芬，是汤啸庵叫的本堂局，也帮着张罗。洪善卿诧异，问道：“蕩人是主人哋，陆里去哉哩？”汤啸庵道：“黎篆鸿说句闲话，教俚去一掬，要转来快哉。”洪善卿道：“说起黎篆鸿，倒想着哉。”即向陈小云道：“荔甫要问耐，一篇帐阿曾拿到黎篆鸿搭去？”陈小云道：“我托蕩人拿得去哉。我看价钱开得忒大仔点。”洪善卿道：“阿晓得第号物事陆里来个嘎？”陈小云道：“说是广东人家，细底也勿清爽。”罗子富向洪善卿道：“我也要问耐，耐阿是做仔包打听哉？双珠先生有个广东客人，勿晓得俚细底，耐阿曾搭俚打听歇？”大家呵呵一笑。洪善卿也笑了。周双珠道：“倪陆里有啥广东客人嘎，耐倒搭倪拉个广东客人来做做哉哋。”

罗子富正要回言，洪善卿拦住道：“勤瞎说哉。我摆十杯庄，耐来打。”罗子富挽起袖子，与洪善卿豁拳，一交手便输了。罗子富道：“豁仔一淘吃。”接连割了五拳，竟输了五拳。蒋月琴代了一杯。那一个新做的信人叫黄翠凤，也伸手来接酒。”洪善卿道：“怪勿得耐要豁拳，有几花人搭耐代酒哋。”罗子富道：“大家勿许代，我自家吃。”洪善卿拍手的笑。陈小云说：“代代罢。”汤啸庵帮他筛酒，取一杯授与黄翠凤吃。黄翠凤知道罗子富要翻台到蒋月琴家去，因说道：“倪去哉，阿要存两杯？”罗子富摇头道：“勤存哉。”黄翠凤乃先走了。

汤啸庵劝罗子富停歇再豁，却教陈小云先与洪善卿交手，也豁上五拳。接着汤啸庵自己都豁过了，单剩下葛仲英一个。

那葛仲英正扭转身，和信人吴雪香两个唧唧啾啾的咬耳朵说话，连半日洪善卿如何摆庄都没有理会。及至汤啸庵叫他豁拳，葛仲英方回头问：“做啥？”罗子富道：“晓得耐睬是恩相好，台面浪也推扳点末哉。”阿是要做出来拨倪看看？”吴雪香把手帕子望罗子富面上甩来，说道：“耐末总无拨一句好闲话说出来！”

洪善卿拱手向葛仲英道：“请教豁拳。”葛仲英只豁得两拳，吃过酒，仍和吴雪香去说话。罗子富已耐不得，伸拳与洪善卿重又豁起，这番却是赢的。洪善卿十杯庄消去九杯，罗子富想打完这庄，偏不巧又输了。忽听得楼下外场喊说“朱老爷上来”。陈小云忙阻止罗子富道：“让蕩人来豁仔一拳，收令罢。”罗子富听说有理，便不再豁。朱蕩人匆匆归席，连说：“失陪，得罪。”又问：“啥人来里摆庄？”



洪善卿且不豁拳，却反问朱蕙人道：“耐有啥要紧事体搭我商量？”朱蕙人茫然不知，说：“我无啥事体咯。”罗子富不禁笑道：“请耐吃花酒，倒勿是要紧事体？”洪善卿也笑道：“我就晓得是耐来睬捏忙。”罗子富道：“就算是耐捏忙，快点豁仔拳了去。”朱蕙人道：“只剩仔一拳，也勳哉。我来每位敬一杯。”大家说：“遵命。”

朱蕙人取齐六只鸡缸杯，都筛上酒，一齐干讫，离席散坐。外场七手八脚绞了手巾，那蒋月琴的娘姨早来回话过了，当下又上前催请一遍。葛仲英、罗子富、朱蕙人各有轿子，陈小云自坐包车，一起偕人随着客轿，带局过去。惟汤啸庵与洪善卿步行，乃约同了先走一步。

二人离了林素芬家，来到尚仁里弄口，有一人正要进弄，见了忙侧身垂手，叫声“洪老爷”。洪善卿认得是王莲生的管家，名叫来安的，便问他：“老爷呢？”来安道：“倪老爷来咪祥春里，请洪老爷过去说句闲话。”洪善卿道：“祥春里啥人家嘎？”来安道：“叫张蕙贞。倪老爷也坎坎做起，有勿多两日。”洪善卿听了，即转向汤啸庵说：“我去一埭就来。蒋月琴搭请俚咪先坐罢。”汤啸庵叮嘱快点，自去了。

洪善卿随着来安，径至祥春里，弄内黑魆魆的，摸过二三家，推开两扇大门进去。来安喊说：“洪老爷来里！”楼上接应了，不见动静。来安又问：“拿只洋灯下来哩！”楼上连说：“来哉！”等好一会，方见一个老娘姨，手提马口铁回光壁灯，迎下楼来，说：“请洪老爷楼浪去哩。”

善卿见楼下客堂里七横八竖的堆着许多红木桌椅，像要搬场光景。上楼看时，当中挂一盏保险灯，映着四壁，像月洞一般，却空落落的没有一些东西，只剩下一张跋步床，一只梳妆台，连帘帐、灯镜诸件都收拾干净了。王莲生坐在梳妆台前，正摆着四个小碗吃便夜饭。旁边一个偕人陪他同吃，想来便是张蕙贞。

善卿到了房里，即笑说道：“耐倒一干仔来里寻开心。”莲生起身招呼，觉善卿脸上有酒意，问：“阿是来咪吃酒？”善卿道：“吃仔两台哉。俚咪请仔耐好几埭咪，故歇罗子富翻到仔蒋月琴搭去哉，耐阿高兴一淘去？”莲生微笑摇头。善卿随意向床上坐下，张蕙贞亲自送过一支水烟筒来。善卿接了，忙说：“勳客气，耐请用饭哩。”蕙贞笑道：“倪吃好哉呀。”

善卿见张蕙贞满面和气，蔼然可亲，约摸是么二住家，问他：“阿是要调头？”蕙贞点头应“是”。善卿道：“调来咪陆里？”蕙贞说：“是东合兴里大脚姚家，来咪吴雪香咪对门。”善卿道：“包房间呢？做伙计？”蕙贞道：“倪是包房间，三十块洋钱一月咪。”善卿道：“有限得势。单是王老爷一干仔末，一节做下来也差勿多五六百局钱咪，阿怕啥开消勿出？”

说着，王莲生已吃毕饭，揩面漱口。那老娘姨端了一副鸦片烟盘，问蕙贞：“摆陆里嘎？”蕙贞道：“生来摆来咪床浪哉咯，阿要摆到地浪去？”老娘姨啼啼呵呵的端到床上，说道：“拨来洪老爷看仔，阿要笑笑嘎。”蕙贞道：“耐收捉仔下头去罢，勳多说多话哉。”那老娘姨方搬了碗碟杯筷下楼。

蕙贞乃请莲生吃烟。莲生去床上与善卿对面躺下，然后说道：“我请耐来，要买两样物事：一只大理石红木榻床，一堂湘妃竹翎毛灯片。耐明朝就搭我买得来最好。”善卿道：“送到陆里嘎？”莲生道：“就送到大脚姚家去，来咪楼浪西面房间里。”

善卿听说，看看蕙贞，嘻嘻的笑道：“耐教别人去搭耐买仔罢，我勿来买。拨来沈小红晓得仔，吃俚两记耳光哉哩！”莲生笑而不言。蕙贞道：“洪老爷，耐啥见仔沈